

公孫不平

我不能沒信心

1. 桃花源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

——秦觀「踏莎行」

長江三峽，江水淒迷，自從一江春水向東流。

淡水三橋，河水嗚咽，自從一河污水迂迴流。

吳興人楚王孫，捕「死賴脫」爲業，天天以「買客落失口福」爲伴，日夕鑽研，不覺老之將至。

一日，心血來潮，沿「百米道」信步而行，忘路之遠近，但知景物怪異，未若尋常所詣者，心雖不安，不爲之怯步。忽逢石像之林，雖未上追希臘諸神之栩栩，却也令人視之如生，仔細一瞧，爲首之人竟是扁鵲和希伯克拉底，李時珍、史懷哲、蔣渭水亦廁身其中。

此石像之林，夾道數百步，中無雜岩，落英繽紛，百花齊放，綠草如茵，上接晴空萬里，楚王孫甚異之。

復前行，欲窮其林，以舒楚狂人之性。

林盡道亡，便得一水泥大物，高聳雲霄，外表一片清白，較之白宮無不及。大物前有偌大之廣場，復植以世界各地

風馬牛洲見聞錄

之珍花異卉，美池居其中，頑童更立其中方便之。涼椅靠台散布其周，不失悠雅之秩，平添幽美之序。

楚王孫上望綠汜之青天，俯視碧池之紅蓮，徜徉其間，悠閒賞之、玩之，復傾聽枝頭百鳥之嚶嚶，不覺瀟灑，不覺狂放。古堡白的出奇，人進人出，原本悲戚之臉遂換一心安理得之色而步出古堡之門。楚王孫欲探其奧，拾步而上堡之階梯，直奔其內。

初極潤，可容數百人候診，兼設文化講座，並有服務台和各錢莊之分莊；四面牆壁滿貼飾物，盡是唐詩之精華、宋詞之佳作、元曲之仙品，復有名家清新怡人之畫多幅以致相得益彰之效。

復行數十步，病房相連，楚王孫巡病房南，巡病房北，病房何濟濟！研究小屋，檢驗之所，講演大堂，資料大庫，儼然次列。

有內、外、小兒、婦產、耳鼻喉、復建、眼、神經、皮膚、放射線、口腔、藥劑……之屬，阡陌交通，醫師病家相處融融，護士居功，其中往來奔走，悉如聖賢人言「如己所傷」以照應之。

黃髮散步堡中之花園，種花養鳥，從事靈性修養，並效野叟之曝日，收體暖心溫之盪漾。

垂髫戲堡中之樂園，悉仿美利堅之華德狄斯奈，但取其中之佼佼者，一時童語沸騰，天真浪漫，古堡爲之春景早臨，盡去沈悶靜謐之相。

楚王孫身著火紅花衫，色褪牛褲，髮披過肩，腳登大頭鞋，飄行其間。堡中人見之，乃大驚，問所從來，所來爲何？具答之。

「來自拇指上一所濟世之大學，苦讀醫書，廢寢忘食，並忘髮長如斯，至於衣著，乃世所逼迫，非吾性如此。因開夜車致精神惚恍而無意到此，無特別目的。」

堡中人便邀楚王孫旋急救室，設洗髮酒精，理蓬鬆之亂髮，移目眩之衣裳，更平實、平淡、平凡之便鞋，復滌頑固消沉閉塞鬱悶之腦。

堡中間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承史懷哲志，繼史懷哲事，集仁人義士聚此白色古堡，不復出外汲營逐利焉；遂與時代潮流相隔，彷彿若有溝。問今是何物最流行，最受人瘋狂愛戴？乃不知有麵包鞋、牛仔褲，遑論虛榮虛偽，爭名爭利。楚王孫一一爲其細道其詳，皆歎惋。

彼等思之良久，皆謂醫學教育落伍以致不克挽人類於徒重外表之富麗堂皇而遺內心之乾涸衰敗。果人人都效史懷精神之一二，必可超越現代生活之危機。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示真才實學和真正力行之抱負，楚王孫浸淫其中，不再以基礎醫學爲煩重之知，不再以臨床醫學爲長遠之識，蓋「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

停數月，楚王孫曰：「區區必揭此以昭世人。」古堡中人曰：「不足爲外人道耳，但望卿好自爲之。」

2 登樓賦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風馬牛洲見聞錄

——周邦彥「浣溪紗」
遙想范仲淹當年，岳陽樓上「噫！微斯人，吾誰與歸！」，豪情壯志已然伴隨時間的步子。

追憶王仲宣當年，當陽樓上「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懷鄉憂時之情，憤世忌俗之志長埋歷史洪流，洶湧澎湃後世者中心。

拇指山下亦有一樓，樓之四周，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人羊相親。楚王孫見之良久，遂做一歌，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北地祖逖辭故里，烽火江南江北行；八百壯士不期會，擊漿江中渡要津；奮力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東陵才子起案牘，長擲筆墨從戎輕；高談報國驚人耳，出使西域欽英風；西下蠻夷五十餘，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自視非凡，至今誰復識英雄？」

歌罷，仰天一嘆，登「教學大樓」舒心中之悶。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樓高數仞，並有數百偌大之講堂，可上課、可講演，可放映影片，可爲社團活動，可爲更衣，可爲便餐室，可爲自修室，可爲約會談情之所。

連新店溪之水氣，倚基隆河之靈氣。背拇指山墳衍之廣陸，臨淡水河泉隰之沃流。北彌胡適之墓園，西接吳敬恒海魂。綠草遍野，黑羊盈囂。雖詩情畫意終缺一物，曾何足以長留不去！

鈴聲大作，人聲喧嘩，皆奔梯而下，急急忙忙脚步中，響起幾聲吶喊，極敏銳之觸覺，極高遠之知識何在？

遭聯考之擇而遷逝兮，漫漫已踰三年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當，憑水泥欄杆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閉襟。何所歸兮，田園將蕪兮，但知醫者之聖地方是吾所欲歸之處。平原遠而極目兮，蔽求知好學之高岑，路逶迤而修

迥困苦兮，川流既多而湍急濟深。悲聖地之雍隔兮，暗自立志點燈苦讀。昔史懷哲之在德意志，有立志學醫之舉。

韓信困而立異志，陽明苦而致良知，人情同於生於憂患，豈因折磨逆心而自毀長城！

唯日月之逾邁兮，俟吾道之可行其可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所學而馳力。懼解剖之白學兮，畏書本之莫讀。步棲遲以迎遠景，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吾之同胞狂奔以求安所兮，生老病死無以順暢。深中原始醫術之害兮，猶欣然不覺其殺人於無形，無知。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切恆而惻惻。循階除之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楚王孫由是折節向學。

3 砍柴記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

近來，楚王孫漸慕古人之隱居一事，乃仿之。平日深居簡出。除了偶而出門砍砍柴外，別無他事。只是上山砍柴之事是真，然却從不攜柴回家，若非任其散之於山間林地，即邊走邊掉，掉則棄之不拾，有人呼曰：「先生，你的柴掉了！」他也只回頭報以神秘一笑，不俯身而拾。

天氣漸漸地冷了，冷得大家直發抖，緊壁門牆還是無補於事，只好燃起平素所貯之柴，有人係自山上砍而藏之，有人却自木柴行購而藏之，不計來源，爲了取暖，爲了過關，悉取各自所擁有之柴以燒之取暖。

有批好事之徒，素知楚王孫從不攜所砍之柴回家，亦不前往柴行購柴，如今天寒地凍，不知楚王孫何以捱冬？於是他們相偕前往楚王孫隱居之所，大聲叫道：

「楚王孫！楚王孫！」

「門沒鎖，自個推進來好了！」

好事之徒進了楚王孫的書房兼臥房，仔細一看，柴堆滿

風馬牛洲見聞錄

各地，桌上、椅上、床上、架上、壁爐裏正有一個上好之柴在燒，而楚王孫正坐在壁爐旁讀著從火花裏跳出來的字，琅琅上口。好事之徒甚異之，忙問道：

「楚王孫，平日不會見你自山上攜柴回家，你的書房中爲何有如此多之木柴？」

「我上山去，主要是在於砍柴，我只想砍它下來，砍下來之後，我就心願已足，不再想攜它回家，因爲在砍的當兒我已經充分享受了一切。」

「那你這裏的木柴是從何而來的呢？」

「哦！這些木柴嘛，很簡單，在庭院裏，我早已種有各式各樣的樹，我到山上實習砍的方法，弄熟了砍的方式，再回到家中自己操作起來就方便多了，同時也覺得比較快活，比較有心得。」

「你種的那些樹木可否讓我們參觀？」

「當然可以。你們要砍的話也可以，我們可以在火花裏互相研究各自的木柴。不過，有一個地方的木柴相當的精美也相當的豐富，我們最好到那個地方去取暖，保証如此不再覺得冬天裏沒有春天。」

「那裏？」

「圖書館。」

4. 陳情表

良晨美景奈何天，賞心悅事誰家院？

屈原在汨羅江畔踽踽獨行，項羽在烏江岸上高歌「虞兮」，白居易在潯陽江頭淚濕青衫，滿腔幽怨，又幾曾懷疑過自己的價值？楚王孫在風馬牛州大嘆時運不濟、知音難覓，明珠暗投，何嘗不是患了同樣的毛病？於是，在他覺悟之後，他寫給州長一封信以陳情之。

風馬牛州州長大鑒：

世界有不如意之事，更有失意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自己審度再三，我覺得不該有「自憐」的想法，因為我無法用文學來表現生命的苦悶以疏導我心理上的鬱結，這樣長久以往，我一定會發瘋。

而我又受不了無可奈何的自暴自棄——煙是不能不抽的，酒是不能不喝的，死亡是無法逃避的，存在的本身就帶著絕望。這種綿羊性格般溫柔的妥協是流著獅子血液的我所做不到的，我不會甘心的。

李白的「陶然其忘機」，陶潛的「悠然見南山」，莊子的「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中所表現的順天乘化的曠達疏狂，雖然我是非常的嚮往，可是我再三審度自己之後，我發覺O型的我不容易做到，我無法看開、看破一切事情，我是會為一些事情力爭到底的。

如今，我發現自大可能是較適合我的，這種自大是希臘悲劇中否認命運與神挑戰的自大。我在哥德的浮士德、尼采的超人裏，又獲得了更新更強的原動力——帶著一種不肯承認人性軟弱的掙扎，要超越人性的限制，達到與神平等的孤獨與驕傲。

我既然有了如此的認定，我想我以後會往這條路走出。不過，我只力求自己走向超人的路，我絕不會在別人面前誇耀我是候選的超人，除非我已相當有東西在自己肚裏頭，否則我只有再努力的機會。

我自己肯定了的價值沒得到普遍的承認，或是這價值沒得到適當的人來鑑賞時，我不會沮喪。我會反求諸己，我仍牢記謙虛是人第一大美德。

敬祝

友
楚王孫敬上

5 英雄夢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風馬牛洲見聞錄

——辛棄疾「摸魚兒」

好景不常，自古而然，何盛於今？漢之文景，已如過眼雲烟，始皇之雄心壯志其時何其壯也，奈何自掘墳墓，金城之固亦不過紙做老虎；和坤權傾清廷，不免抄家滅族；商鞅功成不退，殞身異鄉；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汨羅江；文種雄才豈自保，韓信造反苦不早。

論起「雄」，青史上列名與未列名而聞名之人都可說是雄，顧炎武是雄。然而，真正配得上英雄的人却没有幾位，文文山、岳鵬舉、鄭成功、革命烈士，他們都是一方之英雄，他們都有一番大志向，而且以國家前途為大前提。

英雄，英雄夢，誰不愛做？

尤其是在今日大學生俯拾皆是的情況之下，彼以其獨厚得天的環境得以窺覽金匱石室之書，登知識堂奧之門窗，可惜却又不肯安之若愚，往往得片言隻字，立即滿掛嘴邊，天天誦之，每遇一可以講話之場合，就如錄音機地播放出來，儼然一大學問家，那付嘴臉更是沾沾自喜，自以為已經佔在英雄崗上俯視群倫，悲哉！哀哉！

英雄夢是可以做的，在自己的腦海裏做。

英雄很少自以為是英雄，也不會替人設想別人可能說我是英雄，英雄在當時可能只是一個傻子而已，因為他所瞭解所感發的總比眾人來得多來得快，眾人要全了解他必須經過一番時間，甚至是在他死後。尼采曾說過：「有的人要死後才出生。」也許正是指此而言。

初臨大學殿堂的我們，也正逢青年之時，難免有自作英雄之想法，只是英雄之行事和英雄之作風不容誤解，也不容濫用，這是一個非常神聖的名詞。

楚王孫如是說，如是想，如是觀。

後記：風馬牛州雖然州吏不盡賢明，建築不見完善，然而却有一群好做英雄夢之人，從此激發了楚王孫的「我不能沒信心」以誌其在風馬牛州之一得。